

普陀山佛學叢書

阿彌陀經箋註



◎ 丁福保 撰

◎ 星月 點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普陀山佛學叢書
主編 會閒

阿彌陀經箋註

丁福保 著
星月 點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阿彌陀經箋註/丁福保著.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7

(普陀山佛學叢書)

ISBN 978-7-5675-2382-1

I. ①阿… II. ①丁… III. ①淨土宗—佛經②《阿彌陀
經》—注釋 IV. ①B946.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4)第 173113 號

普陀山佛學叢書

阿彌陀經箋註

著 者 丁福保
點 校 者 星 月
特約編輯 鍾 錦
項目編輯 龐 堅
裝幀設計 上海紅邦品牌營銷傳播聯合機構
封面題字 華人德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32 開
印 張 4
字 數 7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2382-1/B·872
定 價 1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閒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陳宏成

黃曙輝

會閒

界定

戒修

淨妙

淨旻

羅顥

門肅

能進

如義

沈小揚

通了

惟航

心舉

信光

星月

袁德新

源流

湛空

張曉林

智宗

鍾錦

宗慧

宗柱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為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眾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注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

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為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教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此，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曾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爲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教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教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爲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教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

「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啟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佛教典籍注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爲了將佛教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教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爲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教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對重

要的佛學典籍進行注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注經工作，能夠成為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為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一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為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於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為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

爲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也寫出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上，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爲基礎，傳承以發展爲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

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是爲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部部長。

《阿彌陀經箋註》整理弁言

鍾錦

諦閑大師在給丁福保《阿彌陀經箋註》所寫的序言中說：「佛法自白馬馱來，至今千幾百年。往往通經居士出手眼而疏解者，代不乏人。概喜繁言莊飾，總未越文字窠臼，習之難忘也。茲閱仲祐先生各種箋註，明顯簡易，句句有宗，全無胸臆之見。真長夜之寶炬，渡海之津梁也。」大師對丁氏固多獎掖之語，但還是真確地指出了他各種佛經箋註的長處。這就是既能「句句有宗」，又能「全無胸臆之見」，而且「明顯簡易」，是我們閱讀佛經很好的人門讀物。

其實，佛經的歷代注疏卷帙浩瀚，水準超出丁氏的實在太多。但對於不通佛學的一般讀者來說，一下就被「繁言莊飾」的形式嚇退了，再也無法進入深湛的佛理之中。當然，那「繁言莊飾」的形式，也決非只是「文字窠臼」，實在是菩薩祖師、高僧大德們深思極想的必然表現。舉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天台智者大師一生精研《法華》，他對《法華經》的義理闡發，絕不在印度諸大論師之下。可是，如果讓一個初讀《法華經》的讀者，直接讀他的《法華文句》，恐怕這位讀者很可能終身不得其門而入。因此，諦閑大師所謂的「長夜之寶炬，渡海之津梁」，實在是

對初讀者而言的。對於這樣的任務，丁福保的箋註應該說是可以勝任的。

當然，我們也看到比丁氏更爲「明顯簡易」的佛教讀物，卻是我們不敢贊同的。這些讀物最多給予初讀者文句的疏通、難字的注音，甚者附上一些庸俗的報應之談。不僅不能使人進入佛陀的深微妙理，而且不小心可能誤入歧途。這樣看來，丁氏箋註「句句有宗，全無胸臆之見」的優長之處就非常重要了。

就拿這部《阿彌陀經箋註》來說，經文比較簡易，不少人都能誦讀。但其中涉及的背景、名相、妙理等，恐怕就非人人盡知了。雖有雲棲株宏大師的《彌陀疏鈔》、智旭藕益大師的《阿彌陀經要解》，但是如同諦閑法師所說「類皆文言法語，自非初機淺識人能得實益」。（《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序》）丁氏箋註原本諸書，義理皆有宗旨，注釋曉暢，引據確鑿。讀來既不艱澀，會心又不偏失，應該說，是我們初讀《阿彌陀經》時可以首選的讀本。

不過，我們也需要看到，閱讀丁氏箋註在知識水準上有個上下限的約制。下限，不能低於一般大學水準的文化要求；畢竟，佛學的接受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希圖普通大眾都能理解，依然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不是目前就能做到的。上限，在初讀者既已入門並且有了自己的會心理解之後，丁氏的箋註就顯得幫助不夠了；這時，菩薩祖師、高僧大德們的疏解，就成爲我

們自然的渴求，而丁氏箋註的任務即告完成。

鑒於丁氏箋註的這個特點，我們的整理也就只是施加上了現代規範標點，並未對原文錯誤進行全面校勘，只是隨文改正了一些明顯誤植。《阿彌陀經箋註》全稱《佛說阿彌陀經箋註》，原爲丁福保創辦的醫學書局所出《佛學叢書》的一種，民國間鉛字排印。今星月法師根據這個印本進行整理，希望給予讀者一個較爲方便適用的讀本。

目錄

佛說阿彌陀經箋註序	一
箋經雜記	一二
阿彌陀經靈異記	二六
佛說阿彌陀經箋註	三五
法會眾證分第一	三七
佛土依正分第二	四八
寶樹池蓮分第三	五一
天人供養分第四	六〇
禽樹演法分第五	六四
佛德無量分第六	七一
往生發願分第七	七六
修持正行分第八	七九

同讚勸信分第九

.....

八五

聞法信願分第十

.....

九六

佛說阿彌陀經箋註序

天台沙門諦閑述

無言居士黃章註

佛法

《勝鬘經》：「一切佛法攝八萬四千法門。」○《法華經·序品》：「照明佛法，開悟衆生。」○《無量壽經》上：「光融佛法，宣流正化。」○《止觀》二：「法界法是真佛法。」○《大寶積經》四：「如來嘗說一切諸法皆是佛法，以於諸法能善了知名爲佛法。」○《金剛經》：「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自白馬馱來，

《漢法本內傳》：「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寢南宮，夢金人長丈六，項佩日光，胸題卍字，飛行殿庭，去來無礙。旦問羣臣，時太史傳毅進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國子博士王遵對曰：『臣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有聖人生於西方。今陛下所夢是也。』帝以爲然，即遣定遠將軍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六年癸亥，蔡愔於天竺隣境月支國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并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相與東還。八年乙丑，蔡愔